



朱亭，文化渊涵的朱亭

文 / 刘奇叶

我眼中的朱亭一直是色调苍茫、凝重沉静的。须不知，待近日再次踏足朱亭之后，我突然涌有一种蕴藉心底的渊涵感，那何止是几点朱亭，无限沧桑？宛如那长长的又悄无声息的麻石古街、麻石马道，那滚滚北逝的湘江之水……

我眼中的朱亭又是深邃非凡的。翻开一页页沉甸甸的人文档案，何止是一次次魅力四射、惊现璀璨与靓丽？还有那一个个蜚声神州大地的人文景观，无不传递历史文化的内敛幽香与憧憬遐思……

朱亭，一个因朱熹而得名的古色古香古镇，一片超越了历史性与地域性的无可复制的文化圣地，如今已然一改那一片寂寞沉静，一番惊世于沉浸于历史间的回忆之梦，悠远地快逸地朝着人们招手致意。

朱亭，一个久违又令人留恋久远的古镇，闪耀过往人们眼中的，不仅仅是历史人文景观之古街古建筑，如朱亭老街、麻石街、石拱门、古井、古民居、古码头群、古渡口，也不观止于历史文物遗址，如万岭遗址、朱张桥遗址、一苇亭讲堂遗址、祖师殿、王一书院遗址、福音堂等。作为一个惯于探究文化之旅的游子，我步履沉重地

踏上古镇古桥古道，弯腰拾遗的是一个个在心中长此刻录痕路的深蕴古史典故。

据当地老人说，朱亭原名“蒲湾”，临湘江有港，港内弯曲多滩涂，此地也因多生芦苇和香蒲得名。宋乾道2年，理学家朱熹偕友人张栻同游南岳，路经古镇时，趁兴作诗一首：“下马驱车过野桥，桥西一路上云霄。我来自有平生志，不用移文远见招。”张栻见了，也作和诗曰：“便请行从马迹桥，何须乘鹤筵从校。殷勤底事登临去，不为山僧苦见招。”后朱熹应其弟子之求，就在浩瀚湘江岸边以芦苇结亭讲学，达数月之久。后来人们为记此事，遂将“蒲湾”更名为朱亭镇，以纪念朱子留于此讲学一事。又说原“朱子阁”上的匾额，题写的是“朱亭”二字，传说是一位姓朱的榜眼所书，大概是因日后众人求简方便，而书成“朱亭”沿袭而来。为了纪念朱熹、张栻古镇之游，人们还在沿港街蔡家码头上方，建了一座跨港桥，取名“朱张桥”。而在码头之上，又建有一座“一苇亭”，并有楹联云：“车停朱子，榻下陈藩”“昔贤曾一宿，古镇历千秋”。可见朱、张二人，早已为朱亭深深地刻录了渊渊神韵和文化经纬特征。

镇北里许，濒江山丘之上，昔有朱子门生钟震所建的“主一书院”，又称“紫阳殿”。至清道光26年改建，改名为“龙潭书院”，据说由左宗棠亲书匾字。镇南狮子山腰，现镇政府之左侧，就是有名的祖师殿，上下三进，雕龙画柱，殿内佛像成列，终日香烟萦绕。这千年古刹，以及寺中的梵音晚钟，无不以神韵的表述，穆穆地、幽幽地，在山林江畔缭绕盘旋，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在古刹前若干级古道旁边，长有一株庞大古树，枝虬干挺，高耸入云，目睹此番景象，又让人感到高高的石梯，派势的庙宇，以及排列坐落并默默无言的尊尊佛像，还有暮色中悠悠响起的梵音晚钟，无一不在昭示着一种潜入人的心底的东西。而要细细地将这样的东西意化和物化，这是需要膜拜人的潜质和感悟力的。因为这样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响应，一种思想的碰撞，一种精神的暗合和一种身心得以放松、得以着落的惬意舒畅感觉。

游离晃悠之际，一位随行老者指着坡上那株干粗数围、高十数米、姿态绮丽的古樟，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传奇传说。一说这株古樟已年长1800岁了；二说古樟颇有一番来历。相传东汉末年间，三

国纷争，刘备袭取荆州后，张飞率部溯湘江而上，泊朱亭，牵马登岸，战马即系于古樟，丈八蛇矛也依于树，随后，张飞入殿焚香，逾时不出。忽然间，其马长鸣不止，咆哮欲飞。张飞闻声奔出来非常惊异，便解缰登鞍。战马一跃而起，驮着张飞泅江而去，刚抵彼岸，吴兵已追入朱亭古镇。后人因有此段掌故流传，古樟又有“系马樟”、“依矛樟”之说。朱亭古镇，因此又多了一个个珍贵的文化元素符号……

佐证朱亭文化渊涵的故事枚不胜数。许多揽胜景观以致其中的个个传说，都披上了一层神秘神奇的色彩，于是才有了朱亭这怡美动听的名字和诗情画意般史话。走进朱亭，走进这个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渊涵永恒的古镇，使你不得不寻求、探究一番极具关于中华民族自己纯粹的文化思想，一种我们民族自身秉承汉文明沿袭发展而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正因为如此，走进朱亭，与其去逐流舞动那份喧嚣和燥热，不如除却觥筹交错和人头攒动，一个人轻轻地叩访那一段段惊世骇俗、文化救赎的非凡岁月，去捡拾朱熹、张栻、张飞们的旅泊之魂……

毛泽东与“绿林好汉”

文 / 李才忠 廖建林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委托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作介绍，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第一次会见了袁文才。

毛泽东充分肯定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明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决定赠送100多支枪、一些马鞍及手枪套给他们，用以表示革命军非但不会“吃掉他”。同时，还能用武器装备他的部队，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感动了袁文才，他不但表示同意工农革命在茅坪设立红军医院，而且在次日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安了家。

赠枪一举拉开团结袁、王的序幕，为进一步使袁文才解除疑虑，工

农革命军在茅坪驻扎后不久，又主动开到湖南酃县水口一带游击，以消灭地方民团，开展土地革命。袁文才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和革命的胜利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再主动请求毛泽东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为其训练部队。利用这一机会，毛泽东指派第一批干部如游雪程、徐老刚和陈伯钧等到袁部任连长、副连长和排长等职，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确实帮袁文才清除了一小部分不良分子，清洁了队伍，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有时毛泽东亲自到茅坪领导练兵，极大提高了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在袁部及当地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这阵，毛泽东真正争取到了袁文才这个“绿林军”的信任，在井冈山初步站稳了脚跟。

王佐是井冈山上的另

一支地方武装。王佐又名王云辉，家境贫寒，裁缝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有一身好武艺，由于不堪军阀、土豪的剥削压迫，率几百名农民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会见王佐后，赠给王佐70条枪，还有一些马鞍和手枪套等物品，王佐也回赠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作为军粮。10月27日，王佐陪同毛泽东到达茨坪，请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茨坪、行洲等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训。毛泽东利用这段时间与王佐促膝长谈，讲了许多浅显实际的革命道理，使王佐大受启发，对毛泽东折股不已。

1927年底，国民党开始酝酿针对井冈山的进剿行动。严峻的革命形势使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加速对袁、王两支地方武装的改造。然而，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王佐为人

谨慎，疑心大，对他的争取更应讲求策略。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的胜利激励了王佐，他主动请求毛泽东派革命军干部到他那里去工作，毛泽东即派何长工只身去王部，任王佐部的党代表。何长工很快就把握了王佐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和疑心重的特点，既灵活又坦率地与王佐接触，当王佐筹划消灭有深仇大恨的尹道一时，何长工主动为地作了军事部署，并且派工农革命军帮助他一起除掉了多年的宿敌——勾结官府、欺压贫民的永新地主武装靖卫团团总尹道一。毛泽东也多次跟王佐讲革命道理，耐心地做教育和转化工作，王对毛泽东愈加敬仰，称他为最有学问的人，并常引用毛泽东的话教育战士。

孔融：视酒如命 千古叹息

文 / 王海军

古往今来，嗜酒如命的人很多，因酒误事，甚至丢了卿卿性命的人也不在少数。然而，这些人都是好酒之徒，又对酒后危害估计不足，一至于此。真正视酒如命，明知喝酒会要了自己性命却还是坚持要喝的，古往今来恐怕也就一个孔融了。

七岁让梨的少年孔融到了青年时代，以其才华横溢而名满天下。孔融可以让梨，却并不谦虚，常常以名士自居，天天邀约谈得来的名士在家中狂喝，每每烂醉如泥。曾有诗赞曰：“孔融居北海，豪气贯长虹：坐上客长满，樽中酒不空；文章惊世俗，谈笑侮王公。史笔褒忠直，存官纪太中。”

喝就喝呗，醉就醉呗，本来也没社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孔融喝了醉了之后，偏要“胡说八道”，借酒耍疯，把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经常气得半死。

曹操攻下邳城后，曹丕纳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为妾。孔融知道后，专门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说当年周武王伐纣的时候肯定将妲己抢来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周公。曹操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孔融说的是一个什么典故，虚心地向孔融请教。没想到孔融挤眉弄眼地回答：“拿今天的事情看来，当初也应该是这样的！”曹操这才知道自己被涮了一把，气得胡子直抖。

孔融丝毫不当回事，回到家中继续与一班名士狂喝滥饮，谈到奚落曹操，个个开怀大笑。

孔融不知道，那班名士也不知道，孔融刚才已经死过一回——曹操当场就想拔剑将其一斩两段。

曹操早就想杀孔融了。孔融性格豪放不羁，非常坚定地效忠于日趋式微的汉朝天子，对曹操的专横跋扈非常反感，常常毫无顾忌地出言反击、嘲笑曹操的政策和言论，成为曹操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大障碍之一，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但曹操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心知小不忍则乱大谋，出于对这位“建安七子”之一的声望、地位的顾虑，一次又一次地容忍了孔融的“大逆不道”。孔融却丝毫意识不到这种危险，除了吟诗作赋，就是沉醉酒中，醉后就处处与曹操作对。

由于连年征战，再加上准备攻打刘备和孙权，粮食非常紧张，曹操迫不得已下令禁酒。《禁酒令》传到孔融那里，孔融嗤之以鼻：“没有酒，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照样大碗喝酒。喝醉之后，还专门修书一封送与曹操，大谈喝酒的好处。眼见孔融连国家的法律都不放在眼里，曹操的眼里终于闪出寒光，决心撤掉他喝酒的家伙。

危险如此之近，孔融却满不在乎。竟然还跑到曹操那里进谏：“刘备，刘表都是汉室宗亲，不可轻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长江之险，也很难打，您兴此无义之师，恐会令天下人失望。”曹操怒火万丈：“刘备、刘表、孙权都是逆命之臣，岂容不讨！”孔融讨了个没趣，仰天长叹：“以最不仁义的去讨伐最仁义的，岂能不败？！”此言一出，曹操的杀气终于被点燃，一个“斩”字，孔融用来喝酒以及顶撞、讥讽曹操的家伙从他身体上搬了家。

时为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9月），孔融55岁。

后世有人评说：张飞入川，大哥说不让喝就不喝了；人家孔融多牛逼，面对曹操十分严厉的《禁酒令》，照样大喝特喝，天天烂醉如泥，直至丢掉身家性命——舍生忘死也要喝酒，不仅张飞不如，乃古往今来视酒如命第一人！